

苏东坡的径山

■ 李郁葱

“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这是苏轼《游径山》一诗的起句，苏轼写山的诗中，常常把山峰比作骏马，径山也不例外，尽管在苏轼一生所踏足的山中，径山并不算雄伟和高峻，但“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万古蛟龙渊。道人天眼识王气，结茅宴坐荒山巅。精诚贯石为裂，天女下试颜如莲……”

径山是天目山的一隅，系天目山脉东北峰，它的得名正是因为有两条小径盘旋直上天目山。径山和江南大多数的山一样，峰峦挺秀，风景秀丽，古木参天，修竹叠翠，泉水淙淙，间或有云雾缭绕。

苏轼知杭州时，多次踏足径山，从这首《游径山》大抵可以看出他对径山的喜爱，综合《四库全书》《苏东坡全集》《余杭县志》《径山志》等文献记载，苏东坡为径山写诗达12首。这个数量算不得非常多，但考虑到局限于径山一隅，就非常可观了，在苏东坡的面前，这径山是他藏身之所，和李白所看见的天姥山相似，苏东坡的感慨是：“嗟余老矣百事废，却寻旧学心茫然。向龙乞水归洗眼，欲看细字销残年。”

诗句中可以看到苏东坡那个时候内心的蛛丝马迹，这山就是他“对影成三人”时默契的友人，是自己对自己的观照，是一个内在的生命通道。

苏轼为什么要去看山？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山？每一个凝视山峰的人是否都有相似的感觉？同一座山给不同的人感觉是否相同？同一个人看不同

的山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差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就在一念之间。

山如镜。很多时候，我们读山，就是在读自己。而苏轼当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在径山之中，或许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江南的山大多秀丽，很少有高山，但也并非一马平川。当真正深入到山的深处，徒步攀援之时，在鸟雀的嘈杂声中愈会加深山的幽静，就像我们的内心，它是空旷的，它也是绵实的，在它的天地之间，充溢着风。

读径山，每个人都会读出不同的感受，而这样的山脉，早在唐代就因为径山寺跻身“禅院五山”之一。关于它的禅味，天性旷达的苏轼应该有自己的感受，我不能越俎代庖。

我也喜欢张祜，一个出身于清河望族，却一生抑郁不得志的唐代诗人。杜牧在一首赠给张祜的诗中说：“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牧在今天的安徽当刺史，而张祜依然是世俗眼光中一事无成的垂垂老者。杜牧读张祜，就和不同的人读径山是一个道理。

苏轼所读到的是张祜的，张祜在《题径山大觉禅师影堂》的诗中说：“超然彼岸人，一径谢微尘。见相即非相，观身岂是身。空门性未灭，旧里化犹新。漫指掌中影，谁言影似真。”大觉禅师早已圆寂，张祜是瞻仰他的遗像，生和死之间，是微尘，是观自在，而此时的径山，在张祜的凝视

中，是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缕风，是消逝和追忆。

又或许是他的好友蔡襄的，蔡襄仕途顺畅，胸怀天下，他的某一次径山行从业者应该甚多，有一个孙推官写了忆径山游的诗，蔡襄和之，诗的起句非常浅白：“三十年前渐右行，径山才称爱山情。”但之后有几句颇能看出峨冠博带的朝堂重臣的气度：“极峻只疑天上帝，遥临初觉地东倾。分符不得重游赏，碣石岩边记姓名。”

苏轼之后，陆游在《寄径山印禅师》中的“市朝声利战方酣，眼看纷纷每不堪。但有客夸车九九，了无人问众三三……”在《赠径山印禅师》中“……我谓公岂止此，径山钵袋渠能得。一枝白拂倘付之，会见青天飞霹雳。”

陆游的径山和苏轼的径山有相似之处吗？是高山就有流水，是林深便有鸟鸣，而在它面前，我们的姿态就是它的姿态，它的千变万化的幻象正是我们所赋予的。

或者，苏轼读到的是“茶圣”陆羽的径山，他们把自己融入了径山的纹理之间：径山茶。在《续余杭县志》中记载：“产茶之地，有径山四壁坞及里坞出者多佳，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径山寺僧采谷雨者以用小缸贮之送人，饮者曾于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

苏轼可能和陆羽一样，读径山，是深究，是鞭辟入里的融合，是一种身外之身，而我们是在旁观和把玩。

山如镜，而我们揽镜自照，看到的自己也是不同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在

生活，像当年的苏轼一样，这山是我们的悲喜和远近。

径山或许是小的，其核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主峰为“凌霄峰”，海拔769米，即使从以“径山”命名的行政区划径山镇来看，其面积也不过约157平方公里。

但径山又是大的，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在它不大的面积里，蕴藏着禅、茶、诗等种种文化精粹，像是一个自足而闭环的世界，让我们窥见更加博大的精神密码。

一些年后，在绍圣元年（1094），苏轼年近六旬，被流放岭南。他历经江西湖口，在藏石家李正臣家中见到一块奇石，其状“玲珑宛转，若窗棂然”，形似一座壶中的微型九华山，苏轼准备以一百金买走，无奈携带不便，只好忍痛搁置，临别时写了一首诗：“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

八年后，遇赦归来的苏轼，途经湖口，“壶中九华”已被别人买走。惋惜之余，他作《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表达自己的遗憾。

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苏轼的径山行，在苏轼的心中，径山或许是放大的“壶中九华”，它能够抵达更加深邃和悠远之地，而他的世界豁然开朗：山头斜照却相迎。

那个时候，他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一座山上眺望

■ 吕煊

我是从温泉大道进入武义的，然后穿过整个武义城，从北到南进入泉溪镇，这个镇相传有百泉，之后几度改名才叫泉溪。公路两边都是各色的工厂，我们拐入小路，即使在只有一辆车可以通行的乡道上，一种叫单排座的小货车总是与你不期而遇，他们熟练地与你会车，不急不躁，同样他们的车上也装载着货物。

我非常熟悉这样的场景，在我的故乡——与武义相隔不远的永康，一边是水田，一边是机器轰鸣的小作坊。从水稻穿过，我们就开始进入爬坡路段。

车到山脚，才知道海拔400米，也有其陡峭的一面。盘山公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上，路边的竹林像一排排的战士，它们欢腾地守护着这座叫华山的山脉，也守护着一个古老的村庄——武义县泉溪镇白革村。它就静静地坐落在永康、缙云、武义三县交界的状元峰的山腰处。

走进白革村，呼应你的便是村口那三株有800年的南方红豆杉和五株存活了500多年的枫香树。村里还有众多百年以上的古树，如枫香、钩栗、泡桐等。有人说，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入驻白革村后，我经常约一些好友来山上夜坐，坐在散发清香的红豆杉树下。

奇迹总是留给有心人，有一个春天的夜晚，我跟诗人雪鹰坐在树下聊天，突然我感觉脖子上有细微的雨滴。用手一摸，摸到一把小花籽。雪鹰说，可能是红豆杉的花粉。第二天一早，我就问村民阿亮。阿亮说，小时候他们每逢春天都会在古红豆杉树下铺满草席，等待从天上飘落的仙籽，收集起来后就晒干当茶泡着喝。他父亲八十有二了，还孔武有力，每天种菜刨地忙得不亦乐乎。

这些古树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

白革村历史的代言者。好多朋友上山来就会问，为什么叫白革？

据记载，白革村的名称源于朱氏始祖朱敷迁居此地时，因用“革盘”（罗盘）测风水方位却未报酬劳，故称“白革”。明代嘉靖《武义县志》地图已标注“白革山”“白革岭”，可见村名历史久远。始自祖于宋朝宝庆年间（1225—1227）从丽水库川析居白革，朱氏家族在此繁衍，传承二十八代，后裔遍布武义多地。而我则更倾向于，这里是风水宝地，你即使拿出罗盘来，也是白白浪费功夫罢了。

至于华山山脉，则是白革村的天然屏障，也是白革水库的蓄水池。千亩的竹林是天然的过滤网，这些从山下来纯净的水，到白革村后一分为二，一路到了清溪口水库，一路浇灌白革山下的千亩良田。

第一次来白革，当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古老的城门时，我放慢了脚步，担心惊扰这些依附在古老石墙上的灵魂，是它们的安宁给了我寂静的美感。在城墙的右侧，我细心地瞻仰了小巧威严的禹王庙，站立的禹王像一副随时准备出征的模样。

白革村还有一段与东晋高僧支遁相关的神秘传说。支遁是东晋时期著名僧人，与当时名士交往密切。相传曾帮助武义百姓求雨，后隐居白华岩石室中，被当地百姓尊称为“小观音”。村里的朱书记向我描述：在他们小的时候，每逢春节元宵，“大头和尚”民俗活动便会在村里热闹上演。村民们通过扮演大头和尚，祈愿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些传统民俗活动不仅是白革村独特的文化符号，更是村民们情感的寄托与传承。

当下，白革村在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千亩竹海环绕村庄，点燃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微风拂过，流动的音符奏响一首首自然的乐章。

长安的枫叶红了

■ 毛长明

初冬季节，长安枫红。这是长安最火红最张扬最热闹最风光的时候，也是山场主人郑建福最开心的日子。

此长安是江山市长台镇的一个小山村，离城区20多公里远。那里是郑建福的红枫林基地，面积达200多亩。自11月下旬至12月，枫叶由绿色变成微红，最后变成深红，把最美的颜色呈现出来。人们闻“枫”而动，山坡野岭上赏枫的游人，多到满山满沟，多到络绎不绝。

去年初冬，我陪几位友人慕名前往。车子从江城出发，往长台方向行驶半小时即到。我们沿着一条平缓的上坡路，步行而上。放眼两旁山坡，可见枫树红艳，热情似火，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哇，这么多枫树，这么多红叶，真是太美了！”友人的心情顿时激动，立即被惊艳得大呼小叫起来。

我因来过多次，早在意料之中，但也被友人感染，难免也喜形于色。山上温度低，菜叶已染霜，失去了碧绿的光泽。虽有阳光照射，山上仍觉寒意袭人。几分钟走到一个平地，眼前出现一个大水塘，塘边有枫树，水中有倒影，红叶在水底晃动，光影绰绰。我们走近水塘，刚把头探出去，水里马上就倒映出我们的身影，与水底红叶的影子遥相呼应，一起晃动，水底的画面就显得丰富而生动。无意中与枫叶在水中相遇，我们不觉相视而笑。

建福陪着我们从左到右转了两个山头。整片山场，低矮平缓，一个个小山包连接成片，连树成林。站在山顶，一览无余，枫树高高低低，散落在山坡山谷之中，宛如一把把红伞。树木疏密适中，大小搭配成林，林相自然美观。山地倾斜而树不斜。山顶路边，立着一块有意思的招牌，一连串的小牌标识，顶端是红色爱心图，下来是“快乐通道”，接下来是“我在红枫林很想你”，最后一块是“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标牌。

看来，建福是用心的。这些词句颇具浪漫色彩，却也契合游人的心境。这时游客越来越多，笑声越来越响。有本地口音的，有外地口音的，组成了一个“五湖四海”。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正在与同伴有说有笑，我问他：“请问，您是哪里人？”他说：“我是江西上饶的。”接着还补充说，去年来过，觉得这里的枫叶很美，今年又带朋友来了。建福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这几年江西、福建、安徽和本省等地游客居多，许多还是回头客。

不一会儿，山坡上已聚集了不少追“枫”的游客，枫林中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他们三五成群，寻找最红的枫叶，挑选最佳的角度，穿上最靓的服装，摆出最好的造型，留下最美的自己。那些

生动的画面，定格在红艳的枫叶中。

人在枫中行，叶在眼中红。我再次被这些枫叶吸引。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叶状，不同的色彩。有五角形的，有六角形的。有的深红，有的浅红，有的黄色，有的淡绿，红黄相间，红绿互衬。一树树，一簇簇，真的是满山红遍，层林尽染。置身枫林，美醉不已。

郑建福原先也是乡镇林技员，2021年退休。2004年以每亩60元的租金承包下这片山场，承包期30年。当初是用于育苗，从浙江省种苗站引进鸡爪槭、中国红枫、美国红枫、羽毛枫等新品种。经过10多年的精心培育，终于育出树形美观的红枫苗木。但由于苗木数量达1万多株，一时出售不完。那些苗木在山上越长越大，成为一片粗壮茂盛的枫林。入冬之后，满山枫红，“枫”景迷人。

最初，人们还不知道这里有红枫基地。有一年，当地摄影家邱照席，背上相机，带上无人机，兴致勃勃地来到长安，把红枫基地全部航拍了一遍，回家之后，制作了一个“美篇”，一经转发，名声大振，瞬间火爆，市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游人如织，令建福喜出望外，应接不暇。

面对此状，建福灵机一动。他想，何不把“枫景”变成“钱景”呢？这个思路于2017年秋付诸实施。在当地乡镇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建福投资千万元，按照规划方案，打造旅游观光线路。现在，建福夫妻以及他的母亲、哥哥和妹妹妹夫等一大家子都在经营管理红枫观赏园，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农场。

从卖苗到卖景，这是郑建福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说，每年要投入几十万元，来抚育管理这片枫树，让枫树长得更好，保持枫景常美。我问他观光园的年收入有多少，他笑笑，从侧面报给我一组游客数，没有透露收入数，只说效益还可以。他还明确地告诉我，现在卖景的收入高于卖苗的收入。

为何有这么多人喜欢红枫？从红枫林里漫步出来，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周边本地人还能理解，路途相对遥远的游人呢，他们为何奔赴而来？我猜想，也许是人们的休闲理念转变了，从大众人文景区向小众自然景观转移，既是兴趣的转移，也是内心的需求。南方红枫景点不多，长安的红枫弥补了空缺。

红色是暖色，是热烈，也是美好日子的象征。冬日里约上好友，一起爬爬山，赏赏枫，既赏心悦目，又锻炼身体，自在放松，乐在其中，如此甚好。由此可见，乡村休闲旅游的景点打造，不一定非要大而全、高大上，单打一、小而美的景点或许更具特色，更有吸引力。

枫叶红了，长安火了，建福笑了。我由衷地感慨，长安枫光无限美，火红枫叶人人爱。

施蛰存与《赏桂记》

记》为题，发表于《谈风》杂志，其中《赏桂记》一篇见载于这年12月25日第五期上。

照《赏桂记》所写，这年的早桂在中秋节前就开花了，而到农历八月底，迟桂也已开放，再不去赏桂的话，怕就要错过这年的花期。于是在下旬一个星期六，施蛰存便如文中所叙，“滚在人堆里搭汽车到四眼井，跟这一批杭州摩登仕女一路行去”。

有意思的是，查1936年10月的日历，发现跟今年10月的景况倒很可对照一番。譬如1936年中秋节在公历9月30日，今年中秋节是公历10月6日；当年施蛰存去满觉陇赏桂是中秋节后第十天（10月10日），今年杭州桂花全盛期在中秋节后第二十天（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六）。中秋节时间和公历相差不过六天，而桂花开花则一在露后，一在霜降后，差了半月余。如此看来，今年桂花季之来得迟，确实有些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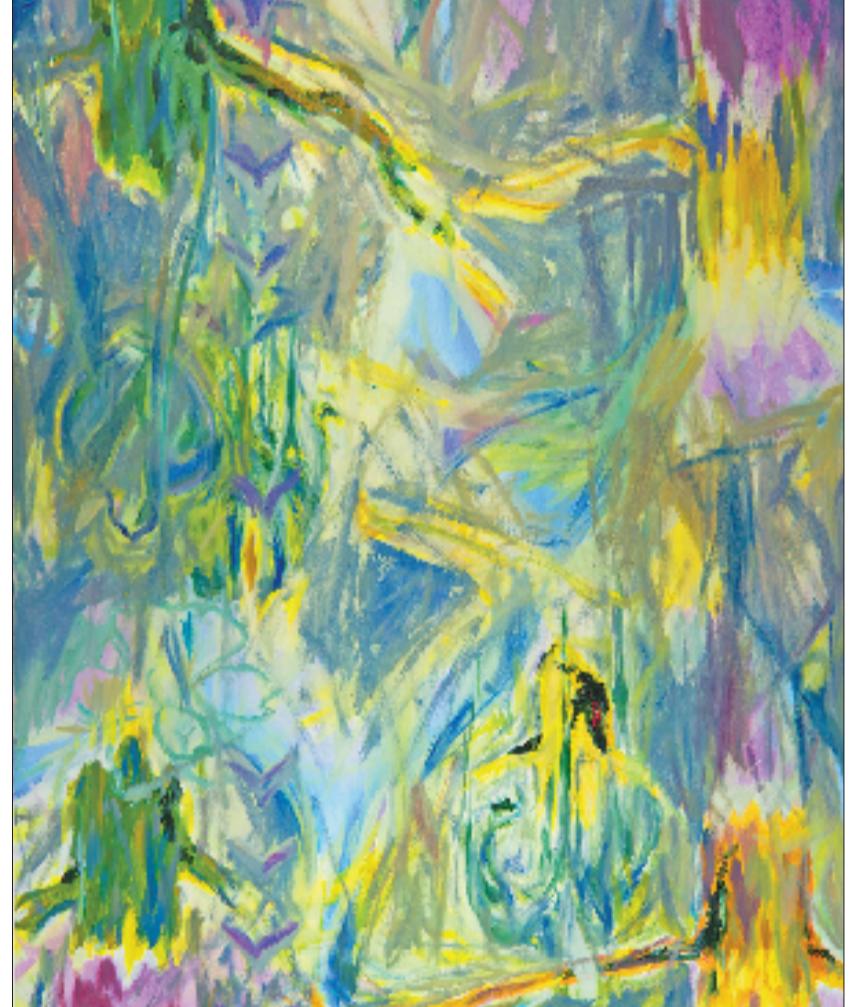
还有，题为“赏桂”，文章重心却别有所在：一是慕名而寻访的“桂花厅”名不符实；二是不但“被晒在太阳里吃茶赏桂”，且被“靠桂吃桂”的生意人大大

刨了一次黄瓜儿——刨黄瓜儿，杭谚，敲竹杠，宰客之谓也。

施蛰存是从上海某画刊上看到一张模糊不清的“桂花厅赏桂之盛况”图而存了桂花厅印象的，哪里知道这桂花厅仅是“叫叫的”，其实不过就是那众人蹴踏在脚下的一片坟山。但见坟山间隙地上排满了卖茶的白木板桌，坟地上确有一片桂树林子，只不过东一株西一株的桂树也只有百八株罢了。那些赏桂吃茶者胡乱散布于此间，过屠门而大嚼，吃茶而兼吃栗子，吃豆腐干，吃梨儿，吃藕，吃沙地老菱，倒确乎很像一幅旧时杭地风俗画。而施蛰存对此还是不免有所揶揄：“想不到荒凉凄寂的北邙山，却成为鬓影衣香的南京路。”不用说，他对这次寻访桂花厅的行程是完全失望了。

至于被生意人刨黄瓜儿的遭遇，施蛰存尽管也“满肚皮的不愿意”，最后倒还是自嘲又嘲人地幽默了一番：“这些被杭州乡下人刨了黄瓜儿的杭州城里人却怡然自得，不以被刨之为被刨也。”于是他也有样学样地对回程路上碰到的外地人“傲然”表示：“很好，很热闹，桂花真不错！”

由此看来，西湖的月亮也好，满觉陇的桂花也好，对不同时代的不同人，意义总是大不相同的。其间或许实在说孰是孰非，大概只能说各有各的趣味吧！



油画《植物的意志》 井士剑

诗味

鱼鳞塘·诗两首

石头
变成网纱
浮出海面的旭日
红里透紫，似乎还挂着昨夜
冰凉的浪花
大疆无人机在低空盘旋
拍下一线潮，交叉潮，鱼鳞塘
几乎找不到任何缺陷
这幸福的时刻不会持续太久
退潮后的太阳
已升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空旷的鱼鳞塘上
只剩下一片黄光昇石雕像
和一只飞累了栖在上面的苍鹭
岁月里的生活
又重新回归生命里的岁月
只会偶尔改变
某个人的行动轨迹
从市俗生活中走出，看見
普通的太阳
已变成伟大的魔术师
调制着人间急需的各种配方

鱼鳞塘
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浙江水利金事黄光昇创筑，采用五纵五横的条石叠筑方法，共十八层，用以抵御海水入侵。鱼鳞塘固定了海盐的海岸线，也是海盐历史、文化、经济、军事、水利设施的实物见证。2019年钱塘江海塘海盐敷海庙段与海宁段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日出
一群慕名而来的人
在海边打卡，把海盐的日出